

夜幕下的丽江

罗昭伦(重庆)

有人说，如果有一个地方让你去了便深深依恋，想留下不走，那就是云南的丽江古城。驱车到达古城时，已经是入夜时分。来之前就听说丽江的夜晚很迷人。我们办好入住手续，一行人不顾旅途劳累，便扑进了古城迷人的夜色中。

丽江古城夜晚的景致和白天截然不同。这里的夜色，一如天空皎洁的明月，清丽绝伦；一如春天花圃的群芳，纵情绽放；一如沉鱼落雁的仙子，巧笑嫣然。随着夜幕降临，流水边，屋檐下，柳枝旁，窗棂外，一个个、一串串的灯笼渐次地亮起来，像极秦淮河畔。

被誉为“高原姑苏”的丽江古城，以三山为屏，一川相连，兼有水乡之容，山城之貌，形成了“家家门前绕水流，户户屋后垂杨柳”的美妙画卷。依山而建的纳西民居，重重叠叠，连绵不绝。一不小心，一条小巷，一户人家，就走进数百年的历史。石拱桥上，用石块铺成的路已经凹凸不平，灯光下，那些石块闪闪发光，记载着古城的变迁。旁边那水车慢悠悠地旋转着，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着古老的传说。在这里，每一块青石，每一条小溪，都流淌着时间，流淌着过去；每一座小桥，每一座庭院，都诉说着足迹，诉说着历史；每一座门坊，每一条小巷，都浓缩着千般恩怨，万种风情。

走进一个挂着马帮菜招牌的菜馆，点了几个精致的小菜。当然，马帮菜是必不可少。我们要的就是品尝一下当年马帮汉子舌尖上的味道。不一会儿，一大盆加了蔬菜、猪肉、菌子的鸡汤端放在桌上。浓汤翻滚，香味欲出，一碗汤下肚后，一股暖意在肠胃慢慢渗透到全身。蔬菜都很新鲜，特别是嫩滑青绿的“水性杨花”菜，和近来火气十足的玛卡叶子，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云南独有的风味。几杯酒下肚，大家都有了当年马帮汉子的野性和豪情，一边爽朗地饮酒，一边说说笑笑。

带着微醺的酒意，出门穿街过巷，走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径幽、巷窄、路曲、灯红、柳翠，一铺一景，一巷一画，仿佛走进清明上河图中的历史，体味到古镇沉淀和摇曳的繁盛遗风。不用细看，就知道脚下每一块石板都已没了棱角，只有岁月磨蚀出古铜镜一般的亮泽，依稀间能听见山间回响马帮来的吆喝声，仿佛能看到马蹄声碎后的狼烟尘土。脚边，一直直行的溪水，淌出了茶马古道遥远而神秘的余韵。

在木府侧面的护城河前，有一组古代私塾的雕塑，清瘦佝偻的老先生侧坐太师椅，左手执戒尺靠在桌上，右手抚椅把，侧耳作聆听状。旁边站着一学童，张着嘴巴，正在高声背

诵。另一学童则低头思过，应是背不来书而被罚站。先生前有两学童，分别端坐在书桌前，一个读书，一个写字，认真且专注。个人物惟妙惟肖，生动传神。

四方街是古城的又一特色。街景布局方正，形似知府大印，有取“权镇四方”之意。古时，丽江古城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而四方街则是重镇中的贸易中心，商贸云集，贸易繁盛。夜晚的四方街，喧哗热闹，各种叫卖声，酒吧音乐声和酒吧歌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行走在悠长的小街上，听流水自脚下而过，看月色下的点点灯光和婆婆的垂柳，只觉岁月静好。

行至小广场，人潮涌动，情迷其中的游客，中国人，外国人，黑眼睛，蓝眼睛，都在踏歌而舞。一盏盏大红的灯笼，一双双迷情的眸子，一张张兴奋的脸庞，全被旋律感染，全被激情点燃。看着且歌且舞的人群，看着肤色不同却氛围相似的笑容，听着发着音不同却激昂相似的声音，让我真正理解了和谐共生的含义。

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同伴中只剩我们三人了，其他人都已走散，不知是在逛城购物，还是走进了音乐酒吧。顺流缓步，发现有盛装的纳西少女在售卖花灯。在摆放荷灯的摊子壁上，有鲤鱼戏水的图案及吉鱼兆福的字样，线形摆放的荷花灯跃然纸上，其玲珑

剔透的妖娆秀气一如卖灯的少女。丽江古城有放许愿灯的传统，许多人都买了灯盏，正在河干一直喃喃许愿。灯盏一个接一个地被置入河中，似朵朵漂移的莲花。款款摆摆地随波远去了一批，又翩翩悠悠地放下一批，一片水光粼粼，一片波光潋滟。古城的河灯漂流活动，源自古老的民间传说：黑龙潭的龙王趁夜顺着玉河水巡游古城，点放一盏河灯为龙王引路照明，不仅能保护古城的平安，更能使自己和亲朋好友得到龙王的保佑，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吉祥如意，心想事成。

丽江的夜色温柔撩人，丽江的酒吧热浪袭人。三个人走了一会，又坐在了一个精致的酒吧间里，点上几瓶酒，相互间一边杯盏相碰，一边感受着这不夜的丽江城。店铺有三层，楼道不宽，却也算雅致。凭栏眺望，古城夜色艳丽，古朴中充满了现代气息。店内的墙壁上，挂满了游人留下的的心愿心语，全是祝福的话。

俗话说，山潮水潮不如人潮。出酒吧后，我才明白，丽江古城的歌舞是全城覆盖的。流水的两边，阁楼的上下，全是边饮边舞或边舞边歌的人。居民在表演，旅客在参与，专业的非专业的，本地的外地的，楼里的楼外的，都在歌舞着。一双双迷情的眸子，一张张兴奋的脸庞，全被旋律传染，全被激情点燃。

在这样的夜晚，酒不醉人人自醉。几人抑制不住好奇，在四方街的圆圈中，随着舞动的人群，跳出了纳西人的古典舞步。我虽不谙节拍，但仍可切合舞者的心境，在周围人赞许的目光中，在这灵动的旋律中沉醉了。

接近午夜时分，我们在喧嚣的人声和狂放的音乐声中，带着浓浓的醉意，丽江的月色和古城街道柔美的灯光把我们一路送回了酒店。

锦里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55 期

从夏天出发(组章)

聂顺荣(云南)

从夏天出发

走过繁花似锦香气袭人的春天，带着春姑娘的嘱托和眷恋，时光步履匆匆，一眨眼就飞身跨入夏家的门槛，走进夏家的大门。

从夏天出发，一阵急雨就可以清凉烦躁滴落的汗珠里的梦，一缕微风就可以扫除身心囤积的疲乏和困倦，一脉墨绿就可以慰藉和拯救一个孱弱的灵魂，一片蛙声就可以将静谧的小村庄送进一场甜蜜的梦乡之旅……夏天的一草一木都绿意盎然苍翠翠葱葱郁郁郁，一枝一叶都生机勃勃苍劲有力油光闪闪。

从夏天出发，我们不畏惧太阳的灼热，不害怕积雨的云层，不打消劳动的念头，不停下手中的农具，因为我们深深懂得：幸福来之不易，生活就意味着必须挥洒汗水，不停地与时间赛跑与时间交锋，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有限的生命，才能在秋天的画框里满脸铺展笑容，才能不带着遗憾和悲叹步入暮年。

从夏天出发，不再去回望桃红柳绿莺歌燕舞，不再去追忆斜风细雨山欢水笑，我们一如既往地步伐铿锵，一心向往沉甸甸的秋天，向往岁月枝头结出的飘香瓜果，向往秋光里醉人的诗情画意。我们坚信，只要用心寻找，夏天处处是希望是风景线；只要我们舍得交付，夏天的每一个角落都会飘荡起醉人的歌声。

不必打点行装，为了秋天的收获，我们素面朝天，从夏天出发。

激情澎湃的夏天

如果说春天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女子，那么夏天就是一个激情澎湃的青年男子。

夏天，时时处处激情昂扬。从早晨开始，夏天就释放出无限的能量，释放出无限的激情，鸟儿站在树梢拍打翅膀，礼赞着夏日最美好最清凉的时光；静止的植物挺直腰杆，用绿叶的手掌托举出一派生机和活力，尽管没有晶莹剔透的露珠衬托，这叶依然如此墨绿如此令人振奋。

中午，滚烫的风带着激情从遥远的地方一阵阵席卷而来，田里的庄稼似乎忙碌了起来，俯身躬身，纷纷描画着风的样子；树枝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好像要开始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村后的山坡上则掀起了阵阵绿色的波浪，那涛声嘹亮清脆，让人仿佛听到了大海涨潮的声音。

夜晚，激情的蛙声灌醉了乡村，所有的村庄沉入梦的幽谷，安详地卧在山脚下，遮挡了白昼的燥热；月光如水，灌洗着夏日大地上的山川河流；群星璀璨闪耀，像夏夜的眼睛，目击着天底下发生的一切。

我相信夏天是激情澎湃的，正是这夏天的澎湃激情，让每一个人都不甘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让每一个人都宁可在暴晒的阳光下挥洒汗如雨，也不愿在大树下终日尽享绿荫的垂青。

感谢夏天

告别妖娆多姿的春天，迎来风风火火的夏天。如果说春天是一首抒情诗，夏天就是一首哲理诗；如果说春天是一曲节奏舒缓的钢琴曲，夏天就是一曲动感十足的摇滚乐。

春天教会我们珍惜和热爱大时光，给我们盛来温暖和煦的阳光；而夏天，阳光激情似火，让我们汗流浹背却始终如一地在蔚蓝如洗的天空下依旧不辍劳作，依旧用青春在肥沃的大地上谱写真爱长歌，依旧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兑现生命的诺言。

不管日子多么难熬，我们都应该感谢夏天，是夏天用浮躁的蝉鸣教会我们在喧嚣面前如何镇定自若心清如水，是夏天用滚烫的阳光晒得我们在生活面前凸显健康的肤色，是夏天用繁茂的绿荫告诉我们无论如何世间总有醉人的风景。

感谢夏天，感谢夏天独特的魅力，是夏天锻造了我们刚强和不解的品质，是夏天培养了我们开拓和颠覆的能力，是夏天滋润着我们不断地向季节深处一路歌唱着颂美着走下去，直抵初秋的门楣，直达幸福的港口！

感谢夏夜的繁星，给我们讲述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童话；感谢夏夜的蛙鼓，给我们演绎一支支美不胜收的乐曲；感谢夏夜的凉风，给我们朗诵一首首赞美心扉的诗歌。

走进夏天

春天还没有收起姹紫嫣红的画板，一股热浪就携着夏天闯进人间。

走进夏天，大地的表情更丰富更招人喜欢了。太多的花枝卸下一袭芬芳的锦绣，换上一粒粒青青的果儿；田畴里的庄稼开始扬花，抽穗，律动出醉人的旋律。

阳光愈来愈强烈，愈来愈扎眼，愈来愈火热，每一棵树都在默默地接受阳光的检阅，仿佛过了这一关，树才能将绿色的大伞举得更高更远。而那些阳光下的小草似乎已经难以正常呼吸，它们耷拉着脑袋，精神萎靡，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走进夏天，山坡上的诗意更加繁茂了，蔚蓝的天空更加深邃了，河流的速度更加缓慢了，似乎连时光的脚步也突然间变得笨拙了，有时候甚至就是停止了。

夏天本是通达秋季的一个客栈，没有夏日的历练和考验，就没有秋天的瓜果飘香金蝉鸣。走进夏天，我们就走近了秋天。

乡村夏夜

此起彼伏的几声狗吠喊醒了满天繁星，几缕凉风抽去了残余在大地上热，几只沉不住气的蟋蟀开口说出了内心的秘密，几粒昏黄的灯火点亮了背井离乡打工的游子回乡的路。

田野，丰收在望，稻香弥漫，渲染着身披月光的村庄；村庄，坐在夏夜，黯然神伤，像一个眼里盛满孤独和痛苦的留守儿童。

年边的爷爷奶奶，四眼昏花昏，在豆大的油灯下守着孙女未完成的作业，门楣下的那只狗已经无法与时光抗衡，伸伸四脚沉沉睡去，窗外的世界已经渐渐坠入夜的陷阱。

此时，风声很紧，一阵阵雨砸击的响声越过黑夜穿窗而来，村里零星的灯火愈来愈暗，屋顶也愈来愈低……



流域的风景(组章)

黄大荣(重庆)

山花浪漫，引人注目，让艳丽更加艳丽。朝拜的眼眸，往往被想象的思潮打湿。山大人稀，一个放牧神秘与吆喝的寓所，我灵魂的海拔写诗歌拔节的刻度。

山，起伏的平仄，在山风里顿挫。水，婉转的韵味，在顽石间窃窕。独听雨后的雾烟，山水的清音，清脆的鸟鸣……

这里的晨雾，风中掌上的玩物，乖巧得玉一般圆润。

三尖山，神祇之手。弹拨故乡天籁的高山流水。三尖山，记忆之门。开阖故乡梦想的幽谷清风。

故乡物语

巴地，一个盛产奇山异峰的地方。

这里的山峰，石头的心脏，泥土的外衣。树的毛发——季节着色。

窝头的身量，食欲般的嚼读，我生敬仰，伟岸成诗。

天空下，鹰的高度在你之上，山民的征服欲始终在雄浑之下。

在诗深处，你高昂头颅，让傲视平川的思想和坚硬的血性点石成金。

多少次的孕育与流产，优胜劣汰的奇峰秀水，支撑起山民质朴的恋山情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内心的水面躁动，如同风中月华，收藏了沉重的积淀。

山昏不歇，不因山的高耸。却由锋利的指爪，挠去神圣的灵气。

人迹罕至，山貌依旧，让原始更加原始。

荒芜，有些杂乱无章。你鹤立鸡群举起娇艳的火把，寻找一幅遗落的国画，或是一章去年凭悼的祭辞……

浪漫的脚步流连在春秋的路上。时有骤雨，马蹄践踏，也许是华丽的转身。

一身香的清愁，不是蜂蝶最能读懂；而是一双藕节的小手把你移入墨水瓶中的慢慢品读！

古宅的眼缘

我和我的祖辈与你对视了数百年。沧桑，已占据道德的高地。

撩起你曾经的羞涩，拾起梦的碎片，仿佛一缕幽光在“六品军功”远去的旗幟里躁动。

荣辱与落魄是老屋骨架上榫接的年龄，雀替与椽子是遗存的魂……

古宅的皱褶里尚存笑颜。因为还有接近完整的体魄，还有从侥幸里滑落的古韵，还有“一见钟情”的眼缘……

一扇对望乌江的朝门，褪色的朱红，迎合时光的磨砺，在颓剥里沧桑。

步步高登的石梯，有我负铅的步履，划过高檐的飞鸟，顺着河湾与绿树，寻找轿顶山反骨的记忆。

我拥入你的怀中，没有刀光剑影里铿锵壮歌的响起和战旗的猎猎，就如同进入安宁的襁褓。

古宅之静，静得如此深沉。

古宅之净，净得一尘不染。

打开你用岁月写成的书本，拜读你辉煌的阅历和受封的轶事。

古宅如山，厚重而高不可攀。要想走进你

楠木桥那棵古树

流沙一年一年地从根须的边沿溜走，树的年轮却一年一年地被繁茂的枝叶留住。

虽经受雨德风霁，却不能阻挡海拔的疯长；常听风歌与鸟鸣，依旧于安逸危。

在大风的眼里，你是不倒的传奇；在智者的眼里，你是一座不朽的山魂……

这棵树，从大清走到现在，光阴的皱褶已封存在绿苔的深处，而骨髓里蠕动的生机，续写着摩天的畅想。

沿树的衬山，形如一把待发的满弓，躺在云水间，河水似弦，古树如箭，冬去春来，借助融冰的力量，射出绿色的鸣镝。

这棵长寿的树，见证过它树的枯萎与健壮，也见证过喀斯特岩石的变迁，散落的记忆，有日月提醒……

早，吮吸山溪之水；涝，狂欢连霖霖雨。用生命资源搅拌阳光来健壮阳刚的根须，以挺拔的名义，直问苍穹。

这棵不朽树，当一片树叶被树下泥土收藏，另一片树叶又悄悄地从根部爬上枝头。生与死的演绎，是一种轮回的态度。

从日出到日落，笔直地站在楠木桥的腹地，用生命的蓬勃，解读流动风景里的蕴意。

这棵喜欢暮色的树，在炊烟淡尽——盏灯时分，你等待被风指挥拨出一曲高山流水的晚歌和鸣春归的鸟音……

当月光爬满梢头，你才开始，放牧苍茫的暮色，书写婆娑疏影里的朦胧诗行。

三尖山

三尖山。山是成长的石头，石头长成的山。

岩石有形，山的锐性张扬成绿色的锋刃，如三柄华丽的宝剑破空屹立。

割开氤氲的云朵，让神奇与传说重见天日。

三山开天的寓言，无需比喻与夸张，象征与拟人，绿色基调和水的斧头碰撞成故事的魅力。

石头根须的水，让拔节的思绪疯长！

你，一部充满诗意的诗书，你诗眼的空灵百读不厌，宛若利剑破云，反刍远古的流香。

在诗的深处，你高昂头颅，让傲视平川的思想和坚硬的血性点石成金。

多少次的孕育与流产，优胜劣汰的奇峰秀水，支撑起山民质朴的恋山情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内心的水面躁动，如同风中月华，收藏了沉重的积淀。

山昏不歇，不因山的高耸。却由锋利的指爪，挠去神圣的灵气。

人迹罕至，山貌依旧，让原始更加原始。

乌蒙山 赤水河

乌蒙山的崇山峻岭，曾背负巨大的误会，仗持硬壮和硬朗，对光华、凤凰、飞鸟，还有人踪、鸟迹，进行切割和阻隔。

它不解释，只用逶迤的绿色藏住一万年的缄默，只用喀斯特给缄默加上一万年的地老天荒。

其实与山相间而息息的赤水河，也曾背负巨大的误会。“滴达”“叮咚”“哗哗”“轰轰”，还有清，还有透。显得那头没心没肺，那么不谙世事。

它不解释，它是崖隙崩出的溪流，崖壁涌出的泉流，溪泉融会的河流；它是大山放飞精灵，乃山之子，山之女，山的贴身小棉袄。山不转水转，奔向大海，还会以蒸腾的方式，重回家园。

山上年年春华秋实，从未自享，给了大地上的生灵。

水里奔腾着鱼虾酒浆，从未自享，也给了大地上的生灵。

青山莽莽，绿水泱泱……

蝉

秋天，总有蝉贴在树身上鸣唱，但蝉做不到心无旁骛，难以一心两用。忽然间强行按捺住自己的嗓门，必然是觉察到近身的危险，厄运盯着的蝉，已经没有遁逃的机会。

螳螂、鸟、人，都是蝉的天敌。螳螂是一个绿色的色块，很容易幻化成一片绿叶，并且，像风里荡漾起细纹的叶一样从容，和蝉的距

离相隔咫尺，便极快伸起“大钳”，对蝉出击，像一记无影脚。鸟是浑圆的石头——长着眼睛的石头，它对蝉的拿捏会更精准，它的速度不堪避让。

螳螂捕蝉，黄雀不一定在后，而黄雀会捕螳螂，浑圆的长着眼睛的石头，也会向螳螂出击。

蝉的鸣唱将无以为继。

蝉遭遇到人——带着网的捕蝉人，许多蝉，本来划树而鸣，相忘于林，将在促狭的袋囊相会，振翅不能飞，而且，腹中沉淀的鸣唱，如一束乱麻，为它们的生命打上死结。

如果我只是一只蝉，躲过螳螂的“大钳”，避开鸟浑圆的打击，与人类不期而遇，我希望是被一个稚童，用他简陋的工具所擒获，稚童渴望我成为他的玩具，“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而我落在他的手心里，将拼力振颤，像最初的诺基亚或者摩托罗拉来电的铃声，带给人类我的世界更多讯息。

人类对蝉的所知，或者说，对人类以外的生灵所知，毕竟有限。唐代诗人虞世南《咏蝉》，将蝉看成是有德之人的化身：“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居高饮露，自是高洁，声名远播，顺其自然。

需要澄清的是：蝉“垂缕”所饮的不是露水，而是树汁，不仅很健康，而且很营养。抱树而鸣的蝉还是雌蝉，它弄出的声音碎成一地，甚至

喧天树叶叶，旨在求偶。雌蝉以雄蝉屏放的声音，确认一只雄蝉的阳刚，托付自己的“爱情”。

诚然，虞世南的诗是立得起来的，因为寄栖树身的蝉和蝉源源不绝的吟唱，只是诗的象征，象征德高望重，自是不凡。

真实的蝉，也是自然神奇造化而来的物种。蝉属于昆虫纲有翅亚纲半翅目蝉科，在热带和温带的山原谷地乃至沙漠都有分布，人类发现的蝉类已经超过 2000 种。俗称知了、知了蝉、蛻蝉等等。大同小异的是：蝉的幼虫需要在土壤里生存很长时间的年月，最短三年，也可能五年、七年、十一年，最长的达十七年，总之都是质数的年景。据说因为同为质数的因数少，蝉的幼虫钻出地表时可以避开别类蝉，避免争夺领地和食物。

每个蝉的幼虫成为成蝉，还都需历经“金蝉脱壳”的过程，它们在黄昏或夜间钻出地面后，在一个小时内褪去硬硬的甲壳，完成“金蝉”的蜕变，像花蕾绽放的一瞬，或如淘尽泥沙得到的金粒，照亮一小片尘寰。

多年的隐忍、多年的修行，磨砺成生命之光。

但千般寂寞走来，还一路风雨走去。

灯笼

小心翼翼。小心翼翼的人用平缓但无